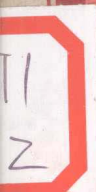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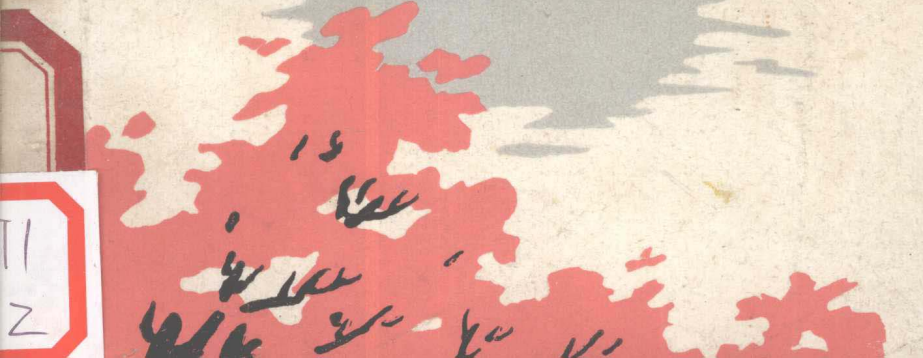


紅鵲杜月霜



44571
SXX2

红鹃杜鹃月霜

短篇小说选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林出版)

（桂林出版）

1978年1月第1版

1070字 1.00元

1.00元

广西人民出版社

霜月杜鹃红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地区漓江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6.375印张 127千字

1979年2月第1版 197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书号:10113·105 定价: 0.40元

目 录

虾蟹图.....	余庆华(1)
两选队长.....	周礼先(25)
哑 秀.....	黎明海(48)
霜月杜鹃红.....	陈德铎(63)
酿蜜人.....	张振群(79)
春 寒.....	王志梧(99)
老顾问.....	蒋咸美(114)
瑶山“鱼圣”.....	李肇隆 刘名涛(124)
“严”医生的故事.....	彭 甸(143)
青苗吐翠.....	龚自修(157)
出 息.....	唐连生(175)
金风送爽.....	肖定吉(189)

虾 蟹 图

余庆华

一

南方的夏天，即使是清晨，也显得十分燥热。朱世芳教授虽然凌晨三时许才睡，可是，天还没亮他又醒来了。他拧亮了床头柜上的小台灯，从浅蓝色的灯罩里投下来的柔和的光亮，立刻把室内涂上了一层使他无限心醉的大海一般的色彩。迎面墙上，齐白石画的几只大虾似是要从绫裱的立轴上游过来。画下写字台上，圆形玻璃大鱼缸里群虾正在水草间嬉戏追逐，不时还有一两只兴奋地弹跳起来，溅起闪闪发光的星星水珠。左侧靠墙两张沙发之间的茶几上的一只角雕青虾，和墙上悬挂着的一只色彩斑斓的锦绣龙虾标本也仿佛恢复了生命力，在那里缓缓蠕动。望着这一切，朱教授的心中感到无限的欣慰。

熟悉朱教授的人都知道他不仅爱虾，而且长于画虾。他

画的虾，很受国画界的称誉。他善于利用毛笔的尖端，腹节和末段的不同含墨量和水分，落笔时的顿挫迟速，以及宣纸的性能，把虾的活泼、透明、腰、爪、尾部的弹力，触须的机警灵活，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作为生物学家，他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但作为画家，他画虾不拘泥于和真虾的形似，充分具备着写意画的特点，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画虾，是他的业余消遣，兴趣来了，展纸挥毫，顷刻即就，无不精到。有一次，友人把他的一幅《虾戏图》拿去访一位国画界的老前辈，那位老画家也是爱画虾的，一见朱教授的画，竟误为己作，十分感慨地在画上加了如下的题记：

此幅不知系余何年所作，更不知何故署名世芳。今日重睹旧作，深自感慨。余老矣，岂复能为此！然欣逢盛世，心境之舒畅，犹不让画中嬉戏之虾也。九三老人补识于京华。

此事一直传为佳话。只可惜近十年来，朱教授都没有重提画笔了。

朱教授爱虾，画虾，不仅是个人的喜好，人们只要了解到几十年来他都致力于对虾的研究，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如此热爱人们所熟知的这种小生命了。见到虾，他就想起了自己那遥远的梦幻一般的童年，想起那艰难困苦的外国留学生活，想起那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教授生涯，想起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自己所经历的虽有艰难险阻，但却充满温暖和幸福的科研工作。他永远不会忘记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

副总理对自己的亲切关怀。一九五九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紫光阁接见科学工作者时，曾向他详细垂询关于对虾的研究情况。当时，朱教授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作梦也没想到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自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科学工作者，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一普普通通的研究工作，竟是如此了解，如此关怀，他们对于亲虾饵料，对虾幼虫饵料和水质因子等重要关键都一一问到了。在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鼓舞下，朱教授这一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果，试验成功一套对虾人工育苗办法，为水产养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陈副总理早在五年前就逝世了，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也已有半年了。每当想到这里，朱教授的眼睛就会湿润起来，近半年来他常有的那种忧郁和压抑相互交织的感觉就会突然袭来，使他感到心情异常沉重。

朱教授参加全国四届人大回来，周总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宏图计划，总在他的耳边回响。于是，又继续投入中断多年的关于对虾的研究工作，并应出版社之约，写一本关于对虾的专著。去年冬天，他随越冬回游的虾群从渤海湾到黄海南部旅行了千多公里，后来回所开会，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半月后，他正准备去黄海南部和他的研究小组成员会合，不料他们都被电令回所。朱教授不理解为什么要中断他们的研究工作。研究所党总支副书记陈枫对他说：

“少吃几只对虾死不了人，党变修国变色才可怕呢！朱教授，要认识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个科学家不能从事他所热爱的研究工作，他的生活，甚至连同他的生命，也就失

去了光彩，失去了意义。半年来，他感到自己就象起源于暖海的对虾，到了寒冷的季节，却不能回游到海底水温较高的水域去过冬一样地难受。但不管怎样，他每天晚上都坚持写作。这样细水长流，到昨夜——不，应该说是今天凌晨。当远处传来第一声报晓的鸡鸣时，他终于把《对虾》一书完稿了。象母亲经过阵痛生下了自己的孩子，朱教授对着厚厚的原稿和亲自绘制的精致的插图，内心充满着母亲对正在吮奶的初生婴儿的那种幸福、激动和欢悦的感情。他决定还要亲自设计这本专著的封面，封面的色彩和构图他也考虑好了：在浅蓝的海水一般的底色上，写意地画两只他十年没有画过的晶莹透明的对虾在绿色的水草间嬉戏，然后笔酣墨饱地用颜体写上书名——《对虾》。

专著的完成使他激动得夜不成寐。此时，他斜倚床头，点上一支香烟默默地吸着。突然，他耳畔又响起陈枫那沙哑的声音：“少吃几只对虾死不了人……”于是，那种幸福、激动和欢悦的感情立即一扫而空。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然后穿上拖鞋，走到窗前。他拉开窗帘，打开窗户，只见灰暗的云层低低地覆盖着大地，一丝风也没有，空气就象凝固了似的使人感到窒息。

他站在窗口做了几节早操，抬腕看了看手表，已经六点半过了，该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了。他拧开收音机，正报告新闻提要。但他只听了一句，就好象收音机里会突然跑出凶猛的吃人的鲨鱼似的，“啪”地一声把收音机关上了。“去你的！”这是他见到或听到“梁效”的名字时，立刻

会从心底里冒出来的三个字。他听
华“两校”的谐音。北大是他的母校；而清华，他留学回来曾经在那里执过教，对这两所学校，他怀有深厚的感情。可现在一听到它们的名字，他就本能地感到厌恶。这种厌恶的感情是从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举世哀悼的那些悲痛的日子开始产生的。一月十四日，总理追悼会举行的前一天，收音机里却广播一篇什么《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文章，胡说什么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清华的“教育革命”！涵养很好极少动气的朱教授听了，气得双手发抖，关上了收音机；报纸来了，他一怒之下，撕了个粉碎。“简直是强奸民意！”他来回在房间烦躁地走动。他的善良的夫人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如此激动，不解地问道：“世芳，怎么啦？”朱教授从地上捡起撕碎的报纸，拼凑起来指点着对夫人说：“现在全国人民关心的是什么？是敬爱的周总理的不幸逝世，而绝不是什么清华的大辩论！”他把报纸揉成一团，愤怒地举起了拳头。从那以后，他就希冀着有那么一天，能够永远不再听到或看到“梁效”这个可憎的名字。然而何物梁效，偏有那么多的厥词要放，就象被追捕的黄鼠狼总是不断放它的臭屁一样。他关上收音机，还在愤愤地想着。

二

朱教授象往常一样，七时正出现在绿荫丛中的宿舍门口。他白发苍苍，清癯瘦削的脸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颀长

的身子穿着干净朴实的灰色中山装，脚登一双皮凉鞋，风度十分潇洒。他虽已年近古稀，步履仍很稳健。他走过长长的林荫道，来到熙攘的大街上，不紧不慢向研究所走去，不时和路上相遇的熟人招呼 and 寒暄。

走近研究所，只见几个人正在门口刷大标语，斗大的黑字象电影上的字幕一样急速地向他推过来：“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要战斗！”

他知道，此地标语上所说的走资派，就是研究所党总支书记王竹青的同义词。王书记是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离开炮兵团长的岗位来到研究所的。这位当年新四军的战士，受到全所绝大多数新老科学工作者的热爱，可是自从早两年他复职以来，有人千方百计想把他打下去。朱教授“佩服”那些人，他们善于利用各种政治运动来整王书记，好象还没有哪一次运动是他们所不能利用的。比如批林批孔，说他是儒家；评《水浒》，说他是投降派；现在，据说到了“阶级关系新变化”的时期，作为老干部，他自然又是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了。科学家是实事求是的，在朱教授看来，王书记这样的“走资派”要比陈枫那样的“革命派”好过千万倍。对于周总理、陈副总理都关心的对虾研究工作，王书记是大力支持的，而陈枫却说什么“少吃几只对虾死不了人”，硬把这一科研项目砍掉。如果照此办理，别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恐怕还要倒退到穴居野处的远古时代去哩。朱教授想着想着，不觉走进了研究所。

两廊的大字报比昨天又显著增加了，浆糊未干，想是刚

贴出来的。朱教授瞥了一眼，这批大字报长达数十张，题为《右倾翻案一百例》。他立刻预感到这一百例总会有一、二例是提到自己的。于是一例一例地浏览下去。看到第九例，果然是关于他的：

在走资派王竹青所推行的举逸民、请隐士修正主义组织路线下，反动学术权威朱××又被起用。他们打着“四个现代化”的幌子，大搞卖国投降活动。他们惟恐帝修反和地主资产阶级贵族老爷食欲不振，特地把对虾列为科研项目，以便向他们的主子奉献一盘名菜。朱教授看完，不禁哑然失笑。

“朱老，你也笑了？”一个深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

朱教授回过头，原来是王书记。他显得苍老，额头和眼角的皱纹多而且深，两鬓泛着银霜，但那轮廓分明，刀砍斧削一般的脸上仍洋溢着—股英武之气，剑眉下，双目炯炯有神。“王书记，你也在看大字报？”

“岂正看，还记哩。”王书记拍了拍手中的笔记本。

“朱老，书写得怎样了？”

“今天早上脱稿了。但是——”朱教授向大字报努了努嘴，“看情况，出版有困难。”

王书记沉吟片刻说道：“目前出版是有困难。但是，总有一天能出版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也要对虾。我们不是清教徒，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懂得：‘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

等’。”

朱教授点点头，以坚定的语气说道：“王书记，你说得对。我要是不相信对虾对社会主义是有用的，就不会有信心去写作了。”说到这里，他指指大字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十分可笑，但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非这样搞不可。”

“朱老，你是生物学家，我问你，鲨鱼为什么那么凶？”

朱教授点点头：“我明白了。因为鲨鱼就是鲨鱼。”

“这就对了。”王书记笑了，笑得那么纯真，自然，富有感染力，仿佛他根本不是大字报所攻击的那个主要对象王竹青。“有毛主席，有华总理，天塌不下来！”王书记伸出手来，紧紧握了握朱教授的手，“朱老，你要多多保重！”说罢，他走到大字报的另一端去了。

“是的，有毛主席，有华总理，天塌不下来！……”

朱教授心里重复着王书记坚定有力的话语。

三

朱教授走进空荡荡的实验室，只见助理研究员石坚正伏案写着什么。这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中年人，热心科学事业，在淡水养鱼研究中很有贡献。他从不考虑个人问题，至今还是孑然一身。但是，他却一直被当作“白专典型”批判。昨天，还开了他的批判会。此时想是在写什么检讨吧？朱教授想。

听到脚步声，石坚抬起了头。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脸色苍白，头发长而乱，胡子也没刮，朱教授见了，心头不由产生一种酸楚的感觉。

“你的问题怎么样了？”朱教授关切地问。

“不怕，我问心无愧，让他们去批吧。反正他们不会满意我，我也不会让他们满意，便索性利用反省的机会写点东西。”石坚指了指案头的稿纸，“这是我正在写的一篇关于我国古代对于化石起源的正确认识的文章。这不是我的专业，但我目前却只能做点这样的研究，写成后请朱老师指教。”

这样好的同志居然被他们说成是“白专典型”，真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朱教授忿忿不平地想。

石坚蹙了蹙眉头又说：“有些资料过去读过，知道它的出处，可是手边却没有书，光凭记忆是难免不出差错的。”

朱教授说：“那好办。不管怎么样，我的处境比你好些，这类书也有些。比如《本草纲目》、《水经注》和《云林石谱》里面都有关于化石的记载，明天我给你带来。”说罢在一个小本子上把这件事记了下来。

“那太好啦。”石坚脸上流露出少有的笑容。但在刹那间，笑容又消失了。“朱老师，你看了那些大字报吗？”

“看了，你也看了吧？”朱教授问。

“不愿看，却又不能不看。”石坚苦笑着说。

“是啊，就象我们这些搞生物学的人有时也不得不去研究蚊子、苍蝇一样。”朱教授的脸上露出一丝鄙夷的冷笑。

“居然说研究对虾是为了向帝修反和地主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奉献一盘名菜，真是荒谬绝伦！”石坚激动起来，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潮，“难道他们不知道周总理是支持您的研究工作的？”

“正因为周总理支持，他们才更加恨得咬牙切齿。”朱教授表情严峻地说。

“简直是反动！”石坚站了起来，右手握着拳头在桌上狠狠地一击。接着他又坐了下去，忧郁地对朱教授说：“朱老师，您要当心啊！这帮人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

朱教授安详地说：“是的，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他取下眼镜，揩着镜片，“比如张梦雪教授你是知道的，他是一位杰出的古生物学家，已经扫了多年厕所了，他们还不放过，最近又说他有什么特务嫌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朱教授戴上眼镜又继续说，“对张教授我是了解的，当年他为了回国，差点没被麦卡锡主义逼成神经病。把他这样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家说成是特务的人，我真怀疑他们本身就是特务！”

正说着，电话铃响了，石坚走去拿起话筒一听，对朱教授说：“朱老师，找您。”

石坚见朱教授接电话时的表情十分烦躁，以为出了什么事，不安地望着朱教授。

“我去办公室一趟，陈副书记找我。”朱教授向石坚招呼一句，走出了实验室。他很奇怪，近在咫尺，为什么还用电话传呼。陈枫是总支副书记，既然找到自己头上，总不能不

去，尽管他对这位副书记从来是敬而远之的。

四

陈枫是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人。大概在王竹青当炮兵团长的时候，他的开裆裤才缝合不久。他出身商人之家，从小就学会了看行情做买卖，一肚子的生意经，不看准行情他是不下本的。大学毕业分配来所时，他倒也不露锋芒，显得十分老成持重。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表现得比谁都“积极”，好些老科学家都荣幸地被这位未来的新贵抄过家，有的还尝过他那颇为有力的拳头。他象蜥蜴一样善于改变颜色，适应环境。林贼在台上时，他的夫人生下一个儿子，他安名为陈捍彪。不想儿子未满一岁，林贼毙命，他只好偷偷去派出所给儿子改名效青。人们当然不难理解这个新名字的深刻含义。后来，他与北京拉上了线，平步青云，当上了总支副书记。但他并不心满意足。从长远看，他的目标是科学院副院长那样的职位，从目前来说，起码也要把王竹青这个老家伙拉下来，坐上那把总支书记的交椅。昨天的一个碰头会上，上面已向他交底，只要他有本事把王竹青打下去，不仅可以当上总支书记，而且可以成为市委成员。这使他感到仕途宽阔，大有奔头，几乎一个通宵都处于亢奋状态。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又谈何容易！梁效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红旗》杂志早就发表了；批《汇报提纲》，《学习与批判》和《文汇报》也都发表了文章，但

是，阻力很大，运动至今冷冷清清。因此，上面明确指示，必须发动几个在学术界有影响的知名人士捧捧场，否则是很难把运动搞得有声有色的。这就是他要找朱教授的原因。

朱教授对陈枫有自己的看法，因为他知道陈枫的底细。就以近两年陈枫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来说，写得确实不坏，甚至受到一些对他的为人并不怎么称誉的人的赞赏，但朱教授知道，那不是陈枫自己写的，而是朱教授的好友、在五年前去世的吴行素教授未及发表的著作，是被陈枫抄家时抄去的。吴教授生前曾把手稿给朱教授看过，征求意见。这情况朱教授只向王书记反映过，再没在第三者跟前提起。

朱教授来到总支办公室，正在电风扇旁吹风的陈枫以少有的热情从转椅上站起，拉着朱教授并排坐到长沙发上，并且亲自沏了一杯龙井茶，又递上一支过滤嘴香烟，还为他划根火柴点燃。

“朱老，听说大字报点了您，我很生气。您千万别介意，这不代表领导的意图。”陈枫先从大字报谈起，以示关怀。尽管大字报是他亲自授意炮制的。

朱教授笑了笑：“经历多了，这点算不了什么。”

“群众运动来了，这类事确实也难免。”陈枫发出了刺耳的笑声。

面对这位角刺兼备的人物，朱教授心想，他不会只是为了这点小事找我吧？

“朱老，你的书写得怎样了？”陈枫转过话题。

陈枫突然问起专著的写作情况，这倒是朱教授没有预料

到的，他难道会关心这本书的命运？朱教授警觉起来，随意敷衍地说：“没有时间，身体不好，早就停笔了。”

陈枫也知道朱教授不会对他说实话，心里老大不高兴，但他还是不动声色，装出一副十分关切的样子，而且颇带一点自我批评的语气说：“运动安排紧，我们对朱老关心不够，但从主观愿望来说，我们是希望这部书早日问世的。朱老，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助解决。出版社来了信，征求我们的意见。没问题，我们支持！”说罢还作了一个十分有力的手势。在他看来，朱世芳该受感动了。这些老家伙，无非是想著书立说，成名成家，现在主动支持他，能不感激涕零？

朱教授很难设想，这个一向认为“少吃几只对虾死不了人”的陈枫竟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热情支持自己写作《对虾》一书。要不是自己亲耳听到他说，真会象听人说起水牛生蛋马生角一样地可笑哩。难道出版社一封信能起这样大的作用？不，这里面一定有奥妙。蓦地，“黄鼠狼给鸡拜年”这句谚语闪入了朱教授的脑际。且看他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吧。于是说道：“当前出版这样的书恐怕不合适吧？”

陈枫一听，立刻说：“恰好相反，当前出版这样的书，十分合适！”

“这，我倒是没想到。”朱教授把头一摇。

“朱老，应该把您的专著看成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个成果。”

朱教授无可奈何地苦笑一下说：“大字报把对虾研究作